

李健吾

代表作

中国现代文学百家

中国现代文学馆编





中 国 现 代 文 学 百 家

李健吾代表作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李亦飞 编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健吾代表作/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.

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 1999

(中国现代文学百家)

ISBN 7-5080-1791-9

I . 李… II . 中… III . 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现代

IV . I 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6269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 经销

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14.25 印张 342 千字 4 插页

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4100 册

定价: 19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《中国现代文学百家》编委会

主编 舒乙

副主编 吴福辉 周明 王智钧

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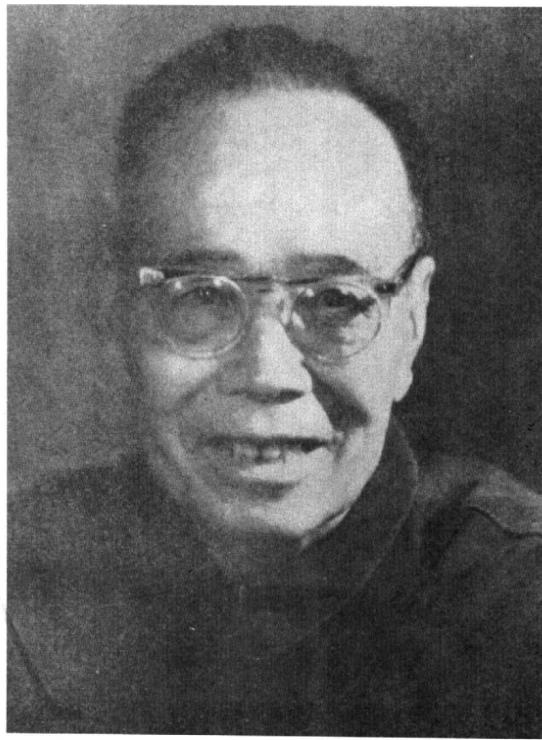
编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于润琦 么志龙 王信 王富仁

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

吴福辉 李今 周明 林建初

钱理群 徐金廷 舒乙 樊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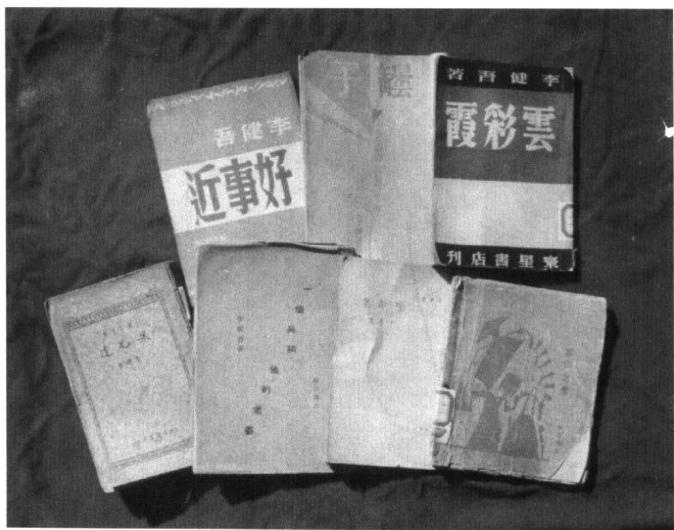


李健吾

山西省临汾地院

山西临汾地院
下过监狱，自己名声尽毁。
时至1941年21岁，写了一篇公开信
剖析自己，他的文字和为人全系于弟
兄不滿意他，让他不要深入于政治活动。
1940年1月被捕入狱，感谢他这样是深
不體貼。
我即上和他同处，是监狱的牢房，因而在
从早到晚同他讨论共产党的游击战地，宣传地

李健吾手迹



李健吾作品书影

内容简介

李健吾，中国现代作家、戏剧家、文艺评论家、文艺翻译家。常用笔名刘西渭。山西运城人。

本书收入他的剧作2部、小说3篇、散文7篇、文艺评论3篇。其中《终条山的传说》曾被鲁迅选入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二集》，并有好评；他的戏剧作品能深入人物内心矛盾，结构紧凑，对话俏皮利落，具有独特风格，斯诺认为他和曹禺同为3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；他的评论不以判断作品优劣为己任，而是融入自己对生活和艺术的发现，旁征博引，展开联想，时有独到见解。



李健吾（1906—1982）

本书编者 李亦飞

责任编辑 赵学静
装帧设计 彩窗美术
工作室

美术工作室



目 录

剧 作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这不过是春天 | 3 |
| 王德明 | 67 |

小 说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终条山的传说 | 135 |
| 一个兵和他的老婆 | 140 |
| 心病 | 189 |

散 文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威尼斯 | 379 |
| 翡翠 | 393 |
| 时间(代序) | 400 |
| 匹夫 | 404 |

希伯先生	409
怀王统照	412
切梦刀(代跋).....	416

文艺评论

《边城》	421
《雷雨》	427
叶紫的小说	433
李健吾小传	446
李健吾主要著译书目	448

剧 作



这不过是春天

人物 警察厅厅长， 年四十余。
厅长夫人， 年近三十。
女子小学校长， 前者堂姊，未婚，年三十余。
王彝丞， 厅长秘书，年约三十。
白振山， 密探，年约五十。
冯允平， 年约三十。
男 仆

地点 北平。

时代 北伐中某年春天。

时间 第一幕 某日下午。
第二幕 次日下午。
第三幕 又次日上午。

第一幕

一间富丽有致的内客室，近代布置，用起来舒服，看起来上眼。右方通大客厅，从斜斜挂起的绒帘底

下，传出欢笑的声音。后墙靠近左角，有一小门，通内院，或出或入，总是随手关住。

从大客厅进来一位衣饰华贵的少妇，一句话不说，站住噫了口气，然后三脚两步，全身倒在沙发上，闭住眼，疲倦极了的样子。她睁开眼，发现男仆立在帘子一侧，捧着一封公函。

夫人 (恼了起来，翻身坐直。)站在这儿干什么，不把帘子给我放下来！

男仆 是，太太。

[他回身放下绒帘。]

夫人 你手里谁的信？

男仆 (向前。)厅长的公事。

夫人 那你跟着我！

男仆 是，是。

[他转身趋向小门。]

夫人 回来！什么公事？

男仆 上头下来的公文，王秘书看过，叫我呈上厅长。

夫人 哪个上头？拿给我看看！

男仆 是。

[他趋回，递上公文。]

夫人 (看了一眼封皮，扔到圆几上。)左不是些鬼事，有什么着急的！

男仆 是。

夫人 你先去告诉姨小姐，说我有点儿头疼，请姨小姐替我张罗张罗客人。

男仆 是。

〔他过去掀起绒帘，随即侧身而立。

男 仆 姨小姐。

〔女子小学校长进来。

校 长 (向夫人。)好个自在人儿，偷偷躲在这儿！你就像一块磁铁，大家一不见你，就别想黏到一块儿。有的拉长了脸，就欠打座入定的份儿；有的走开找自个儿的人，去说自个儿的话，倒像不是在谁家客厅，是在什么陶然亭。一句话，这叫做各奔前程。

夫 人 我懒的应酬，说过来说过去，全是些耳朵听腻了的老生常谈。

校 长 你不是懒，你是赖。

夫 人 赖也罢，女子一赖就是懒。

校 长 你忘了心字旁儿也成。

夫 人 还是没有心的好。(向男仆。)办你的公事去，老在这儿干什么！

男 仆 是，太太。

〔他趋前，拾起公函，转向小门，下。

校 长 (过来坐下。)你做了好些年阔太太，脾气像是更大了。

夫 人 你还当发脾气只是女孩儿家的事。做了阔太太，头一桩事就是练着使性子。

校 长 我这多年的老姐，不说什么的话，越来还真越不了解你。外人看，还只当我们浮面儿生活不同，刨开根儿，满不是这么一回子事。你有你的小性子，我有我的出发点，自来走不到一条道儿上。

夫 人 不过，有时候一个人，我会无聊到了万分，就跟现在一样，像个糖稀人儿，躺在椅子里头，热的眼看要归了原，想——对了，想，想着你的世界，想着我以外的现实。全是不

可知，全在我的能力以外。幸福吗？也许。反正我没有进去看过。可是叫我打进那层花纸罩儿，混在里面过活，不客气，我真还没有那股子邪劲儿。

校 长 其实姐妹里头，还就是你沾个玲珑剔透的边儿。

夫 人 可是我日子过的腻极了，你叫我怎么办？

校 长 听我讲，你可以拿钱买日子过。

夫 人 亏你这小学校长！我问你，谁有钱再买一个丈夫？再买一个家庭？一个环境？一个世界？

校 长 问题在谁有钱换的掉自个儿的心。

夫 人 对！还是姐姐，一针见血。告诉我，你怎么那么拿的稳自个儿？

校 长 我也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。不信的话，我的校长让你做两天。

夫 人 （摇头。）我怕透了你那一群小孩子。

校 长 你自个儿就是一个小孩子：淘气，顽皮，又残忍，又好奇，又任性，冷起来井水一样凉，热起来小命儿也忘个干净，回头玩儿久了，又要说不出地厌烦。

夫 人 你忘掉一样：我不像小孩子那样天真。

校 长 所以你才愧见我那群小学生。你还记得吗？前年我请你到学校讲演，你站在讲台上就不知道叽咕了些什么。

夫 人 是的。是的。我想起来了。让我告诉你，我是一道儿哭着回来的。看着那群小孩子，我觉得——我什么也不觉得，就觉得伤心。（站起。）我要到里头歇歇，你代我张罗一下客人。

校 长 你坐下，我有话告诉你。

夫 人 我听腻了，准是学校募捐。

校 长 那也是一桩事。不过，坐下听我说，你一辈子也想不到。